



讀書會

文／蕭福松 圖／編輯部

別以為「讀書會」是近幾年才興起的玩意兒，其實，早在民國 60 年代，我唸臺東東師實小 6 年級的時候，當時的導師方樹聲老師，就已經有小團體課業輔導的概念。

班上同學共有 62 位，城鄉差距是沒有，但成績高下倒是鮮明。為了幫學習成績較差的同學能跟上進度，同時，也不希望我們這些小蘿蔔頭每到假日就到野外瘋，荒廢了功課。方老師就協商一些經濟情況較佳的家長，提供寬敞客廳做為同學們週日聚會讀書的場所。

那時代，唸初中得參加競爭激烈的升學考，因此，「讀書會」構想提出後，立即獲得家長們熱烈響應，極力推動。只是

這下苦了我們，每逢週日還得照常背書包上學，但不是到學校，而是到同學家，心裡當然老大不願意。

我們這一組有六個同學，屬我成績最好，老師便指定我當組頭，負責指導同學功課，並兼負監督之責，不許同學翹課、偷溜或戲耍。當然，更不能有調皮搗蛋行為，以免讓老師背上「教導不嚴」壞名聲。

我負責的這一組，被安排在一位家裡開設鐵工廠的同學家，廠房夠大，客廳更不用說，足夠六隻潑猴翻滾。儘管在學校，大夥兒都打鬧在一起，可一旦到了別人家，好歹得收斂點，免得被冠上「沒教養」，辱了門風。

因此，「讀書會」剛開始的時候，同

學們一如在學校上課一樣，低聲交談，認真寫作業，方老師也三不五時會來「巡堂」。小組同學碰到同學家人，也是「伯父」、「伯母」、「爺爺」、「奶奶」、「大哥哥」、「大姊姊」，叫得好不親熱，同學家人更高興，家裡多了些小鬼頭鬧哄哄的，很是熱鬧。

同學爸媽安排我們在二樓一間日式榻榻米客房唸書，房間約有十坪大，很是舒適安靜。但小孩子畢竟屁股尖尖、不耐久坐，尤其功課做完了，二樓又沒有其他人，老師也沒有在旁邊監管，便慢慢現出猴形。

只要老師規定的作業一做完，橡皮筋、紙飛機、抱枕、座墊便滿天飛舞，丟來丟去的；柔道、摔角、跳箱、翻滾全都來，反正日式榻榻米的房間夠大。不過，為了安全起見，避免給老師「抓包」，我們都會輪流到樓梯口放哨「把風」，好讓大夥兒盡興地玩。

但室內畢竟不如屋外的陽光開闊，三不五時，我們便會溜下樓到外頭透透氣、曬曬太陽。廠房空地上有一處鰲池，同學爺爺養了不少鰲，大概是養來喝鰲血養身的吧！鰲池裡，大大小小的鰲，不下一、兩百隻，小鬼們先是圍在池邊觀賞，但總覺得不過癮，身為主人的同學大方地拿出幾支釣竿，大夥兒來個即興釣鰲比賽。有同學鰲釣上來又掉下去，連續幾次都沒釣

著，索性褲管一卷，下池抓鰲了。

這一來，大夥兒群起效尤，也跟著捲褲管、下池抓鰲了，把個鰲池攪得天翻地覆、雞飛狗跳。嘻笑喧鬧聲驚動了「鰲主」，只見同學爺爺拄著拐杖，吹鬍子瞪大眼，氣呼呼地趕過來，眾人一陣驚呼，急作鳥獸散。

後來，每當週日「讀書會」時，同學爺爺就會坐鎮池邊，不讓小鬼們越鰲池半步。但只要一得空，趁爺爺外出不在時，大夥兒還是會偷溜到鰲池去玩鰲。

「讀書會」進行了一段時間，成效不錯，家長們都很滿意，因為有同儕的相互指導鼓勵，學習效果更好，一些成績較差的同學也都有明顯進步。最難得的是，因同學和彼此家長都熟識，建立了很好的感情，即使長大成人，都成家立業了，對同學家長的敬意未曾稍減。

在經濟不是十分富裕的年代，同學們由排斥「讀書會」，到最後期盼週日的「讀書會」趕快降臨，除了一起寫作業、討論功課，這當然是主要目的另一附加價值，則是被方老師拜託當「爐主」的家長，看到小鬼們專心讀書，認真討論功課模樣，就會煮綠豆湯，做包子、饅頭，犒賞慰勞我們，大夥兒也樂得有免費的點心吃。演變到最後，原本的「讀書」之名，早已名不符實。源